

问诗录

罗振亚
著

问诗录

罗振亚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诗录 / 罗振亚著.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201-06349-2

I. ①问…II. ①罗…III. ①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当代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68772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河北省玉田昊达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20.375 印张

字数：400千字

定价：48.00元

自序

当初悄悄在笔记本上涂鸦分行的文字时，觉得教科书里关于诗歌本质的那些论述几近牢不可破的真理。后来接触的文本多了，却逐渐发现在内视点的诗歌艺术中，感情与生活固然重要；但若仅仅强调感情与生活，则涵盖不了理性思考占较大比重的主体心理结构整体。或者说，诗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像书上所云，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经验，一种心物契合的情感哲学。并且诗似乎先在地带有一定的唯心色彩，它的创作不比小说、戏剧等叙事性文体，可以靠后天的功夫和努力奠起成功的底座，它更需要灵性和天分。人要是有这种灵性和天分，不写也诗人气十足，但如果缺少这种灵性和天分，即便累死恐怕都难以成为真正的诗人。因为一个诗人的评判标准不是看他写了多少，而应从质上去估衡，不然何以有人虽著作等“膝”，充其量只能被称为诗匠，有人一生仅有一二首诗，却家喻户晓、影响广远呢！

从事诗歌理论研究，要求则就更高一些。一般说来，研究者须有相对渊博、厚实、深邃的学养。他不一定非得是诗人，但最好有过写诗的经历，有没有这种经历大不一样，写过，哪怕写得不好，但总比没写过的人更能够熟悉诗歌的肌理、修辞、想象方式，更能够走进研究对象的本质深处。至于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秉承什么样的批评范式，大可不必整齐划一，作品姚黄魏紫，方法也宜量体裁衣，多种多样；只要批评者找到并且坚持一种独特

的理论支点，能够自圆其说，最终总会在思想上有所建树。当然，成为一个优秀的诗歌批评者，还得从很多方面参悟，如该怎样秉承学者的良知，不将学术研究变为空转的“风轮”，坚守思想独立和自由的底线，轻易不放弃自己的判断，人云亦云；如何兼容“显微镜”的透视之功和“望远镜”的统摄之力，协调微观细察与宏观扫描，做到既见“树”又见“林”，处理好个案批评和整体研究的关系；在批评语言上是注重学理性和思辨色彩，一味走高蹈的路线，还是具象和抽象、感性和理性、美和思辨结合，追求一定的诗意，也颇值得掂量……

我走向诗的创作和研究是很自然的。20岁大学毕业后，因为孤独，因为复杂的青春心理戏剧，我曾经疯狂地写过两年诗，获过任教的那个地区的创作一等奖（后来还出版过一本诗集《挥手浪漫》），这也是考取硕士生后以新诗为研究方向的潜在动因。硕士学位论文做的题目是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研究，那时对现代诗派、朦胧诗派和后朦胧诗也比较感兴趣，写过几篇文章在《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自由谈》等刊物上发表。待到1993年撰写自己的第一本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则开始有意识地打通现代、当代诗歌的界限，尝试把新诗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板块进行研究。与之同步，注意以诗学研究为中心，不断拓展研究领域，而后陆续出版的《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与先锋对话》、《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等著作，和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的一百七十余篇学术论文，走的都是这一学术路线。新诗的历史上，社团流派纷呈，诗人灿若群星，充满诸多饱含价值的诗学问题。本书第一辑“思潮过眼”中收录的是新诗群落、潮流等宏观研究的文章；第二辑“灵魂‘个案’解读”中收

问诗录

录的文章基本上是对重要诗人的具体阐释；第三辑“诗学：从中心到边缘”采用大的诗学观念，将现代中国诗学内外有关现象、经典研究方面的文章收录一处；第四辑“认同与回应”则选录了我的新诗研究成果问世后一些批评家发表的反馈文章。

文章结集出版，令我感慨良多。二十几年诗学路上的摸索、攀登，始终伴随着一些老师、朋友、学生的提醒和搀扶，对他们我永远心存感激，这里我不愿意因一本浅薄的小书，惊动他们或亲切或温暖的名字，请允许我把它们放在心中最神圣的位置默记。

读者朋友，如果这本小书能够传到您的手上，就是我们的缘分，请不吝批评指正。

2009年8月17日于天津阳光100

目 录

(1)	自序
第一辑 思潮过眼	
(3)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概说
(8)	朦胧美:现代诗派的一个诗学思想
(14)	扯不断的血脉:中国现代乡土诗论
(22)	燃烧的圣火:中国现代爱情诗论
(31)	新月诗派的巴那斯主义倾向
(43)	新诗史上的一支“异军”:20年代的象征诗派论
(60)	臧克家与1930年代的现实主义诗派
(67)	新诗美学的伟大变革:论40年代的解放区诗歌
(78)	40年代“九叶”诗派概观
(85)	新时期先锋诗歌的民刊策略
(96)	后朦胧诗的语言态度
(105)	困惑:黑土诗为何走入低谷
(113)	龙江当代诗歌论
第二辑 灵魂“个案”解读	
(129)	胡适与初期白话诗
(136)	闻一多诗歌与徐志摩诗歌的审美差异

问诗录

李金发诗歌成败论	(148)
戴望舒诗歌的特质情思与传达策略	(165)
“反传统”的歌唱:论卞之琳30年代的诗	(182)
“扇上的烟云”:评何其芳30年代的诗	(200)
迷人而难启的“黑箱”:评废名30年代的诗	(214)
传统诗美的认同与创造:评林庚30年代的诗	(233)
在智性抒情的“僻路”上:评金克木30年代的诗	(245)
意象抒情:评施蛰存30年代的诗	(257)
都市放歌:评徐迟30年代的诗	(268)
感伤又明朗的缪斯魂:评路易士30年代的诗	(284)
开放的现代主义:论艾青30年代的诗	(299)
对抗“古典”的背后:论穆旦诗歌的“传统性”	(313)
李琦诗歌的理趣美	(328)
灵性四溢的生命水:罗凯的诗	(346)
忧郁而感伤的精灵:简说杜涯的诗	(351)

第三辑 诗学:从中心到边缘

超越羁绊的艰难突围:当代诗歌史撰写述评	(355)
去蔽与呈现	(373)
寻求“突破”的探险:评《中国新诗流变论》	(376)
“界碑”的还原与凸显:评刘保昌的《戴望舒传》	(382)
语言视角:一种可行的新诗阐释途径	(389)
悖论与焦虑:简说新文学中的“文体互渗”	(395)
龙江当代文学概观	(405)
“重述”与建构:评胡适新的文学史观	(418)
问鼎上层文化:胡适的哲学史研究	(432)
智性的思想散步:评吕家乡先生的散文集 《温暖与悲凉》	(448)

“左手的缪斯”:李琦的散文世界凝视	(458)
朴素的力量:评吴宝三的散文集《远行带着故乡》	(473)
还乡“路上”的精神漫游:于志学散文论	(482)

第四辑 认同与回应

面对沉甸甸的收获:罗振亚诗歌研究综论	孙德喜(493)
在史实与体验之间:评罗振亚的现代主义 诗歌研究	徐志伟(502)
新诗研究及其批评的伦理:论罗振亚新诗批评 与研究	刘波(512)
深入探索中国现代主义诗歌	袁可嘉(530)
“理性的闪光,感情的激荡”: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 流派史》	张清华(532)
进入现代派诗歌的本体世界:读《中国30年代现代 派诗歌研究》	吕家乡(535)
寂寞园地的拓荒:评《中国30年代现代派诗 歌研究》	吴井泉(539)
现代诗潮的审美回望	张学昕(544)
中国现代诗歌的多维观照与整体考察	吕周聚 徐红妍(547)
深情标举 睿智评断:谈《中国现代主义诗 歌史论》	林超然(552)
轻盈而深邃的史学叙述:谈《中国现代主义诗歌 史论》	陈爱中(564)
深入解读中的历史性清理和总结:评《朦胧诗后先 锋诗歌研究》	邢海珍(570)
在探询中展开的起点:谈《朦胧诗后先锋诗 歌研究》	霍俊明(580)
当下诗歌批评的历史建构:谈《朦胧诗后先锋诗歌	

问诗录

第一辑 思潮过眼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概说

那 种认为中国的土壤无法生长出现代主义文学,即便生长了也只能走向伪现代主义的观点,是背离历史主义批评原则的估衡误差,是文学观念错位铸成的意识迷津。无论怎么说,中国新文学尤其是诗歌中存在着一股不小的现代主义潮流,是难以否认的客观态势。在八十余年的历史跋涉中,它以不绝如缕的顽韧姿态左冲右突,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运动轨迹——20年代的象征诗派、30年代的现代诗派、40年代的九叶诗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派、80年代中期后的后朦胧诗派,构成了现代诗潮中意义特殊的一脉。

必须承认,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命运不佳,它没有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大潮独领风骚的殊荣,也没有常动不息的浪漫主义潮流蔚为大观的幸运,更从未取得过举足轻重或与后两种潮流分庭抗礼的主导、中心地位;它好像先天就有些孱弱,后天又有些水土不服,所以总是步履艰难,处于一种被割裂的状态。20年代的象征诗派为诗坛带来了“新的颤栗”,但因为实验意义背后诗艺的不成熟,缺少融化中西艺术的心理机制,没形成大气候,大革命失败后仅存的一点现代主义土壤被冲刷得干干净净;30年代的现代诗派凭一点实力用劲苦撑,使现代主义诗歌从模仿与移植进入了独立自觉的创造阶段,但旋即因抗战烽火的烧灼而告消衰;40年代的九叶诗派融入了新质,把新诗从象征主义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阶段,可惜声势与规模太小,虽灵光

重现也朱东山再起；台湾现代诗的孤绝存在一时影响之大竟成为诗坛的主流，但因脱离本土与传统造成的恶性西化，并未维持长久；朦胧诗的横空出世，成就与规模都是空前的，只因一些文本的过分内倾朦胧，也注定了后来者对它的必然超越。后朦胧诗一度热闹异常，但它破坏大于建设的品格，规定它跃入生命峰巅的同时也开始走向了沉落。

为何现代主义诗潮命运如此坎坷多难？这种现象背后集聚着众多文学或非文学因素的缘由。中国 20 世纪的现实规定性向人们庄严宣告，那是一个无法涌起完整意义的现代派艺术的时代。兵荒马乱的苦难环境与救亡图存的社会使命，生存与温饱问题的迫切，使诗人们难以进入形而上的人性探讨境界；富有理性实践精神的民族文化心理机制，制约着诗人不会真正像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一样进行生命意义的玄思，产生西方现代派那种非理性的疯狂与荒诞、极端个人化的自我扩张与生存本体的虚无危机意识，而大多数都去关注与个体生存民族生存相关的现实主题，力求使自我探索上升为群体意识的诗意图景；潜伏在诗人心灵深处的悠久丰厚的艺术传统，也决不允许外来影响反客为主的同化。尤其是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潮的冲击与挤压下，现代主义自身表现出许多缺陷，或视域狭窄，或情调灰暗，或艺术上晦涩难懂离奇古怪（如象征诗派不以晦涩为悲剧，反倒把之作为美学原则推崇；九叶诗派存在严重的欧化倾向；朦胧诗也大都曲高和寡），更限制了它的影响穿透力。这一切注定了现代主义诗潮在中国无法根深叶茂，只能成为现实主义大潮边的支流而已。正是基于现代主义诗潮存在许多负面价值，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对它的评价总实行低调处理，或一笔带过，或视为异数，或斥为逆流，实际上这也偏离了事实本身。作为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出现的有特殊意义与庞大規模的现代主义诗潮，它的存在

本身便证明了它有许多正面效应，证明了人与文的双重自觉。
第一，它那种内在把握的思维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疏离或淡化了中国社会现实，但却从人类生存境遇或感觉、具有哲学与心理深度的途径，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构筑时代心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认识价值。即便是停浮于潜意识或书斋的、从道德角度评价消极颓废的“小众”情感，在心理学意义上仍具有浓郁的审美价值，在当时消除了众多心灵的饥渴，有情感补偿作用。它那追求人生价值的迷惘、对生活的顿悟、对畸形世态的揶揄，都可以看出现代诗人为解决生活失调所作出的努力，它对人类关注、重视的心灵总态度，不仅使感情内涵获得了张力与强度，而且对时下的艺术也不无启迪。尤其是九叶诗派、朦胧诗派等对现实主义的合理扩张与融化，以非现实主义手法传达现实性的内涵，又触摸到了时代生活的核心本质，为诗平添了许多沉实与客观意蕴。第二，那种形式感与独创意识为新诗艺术输送了鲜活的生命血液，促成了精巧圆熟作品的大面积丰收。它的六次浪潮无一不求艺术的纯粹，努力把诗写得像诗。它们都反对直陈其事与浪漫抒写，强调借助客观对应物、象征与暗示的方式，处理朦胧的意绪与瞬间的感觉；尤其是象征本体意识的觉醒、强化，常使诗饱具知性张力，朦胧隐曲，意蕴丰厚。它们突出音乐、绘画以及形式本身的效用，时有唯美主义的“形式感”，王独清的“音画”创造，废名的时空跳跃，杭约赫的断句破行，台湾诗人林亨泰、白萩的以图示诗、朦胧诗的意象蒙太奇，韩东、于坚对语感功能的推崇；尤其是各派共用的语言通感，都将形式因素视为诗歌魅力来源的凭依，事实上也取得了艺术的陌生新鲜与形式美感。种种现代性手段，赋予了现代情绪与观念以强烈的质感，催生了朦胧蕴藉的审美品格，提高了新诗品位，既补正了现实主义的拘泥于物象与浪漫主义的情感极化，又推进了新诗现代化进程。第三，它从纯到不纯的位移，它向现实主义的归

趋,为后者输送了现代的艺术思维和手法技巧,使现实主义主潮愈加壮大、丰富与深化。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未忘记对自身局限的克服与超越,时代的冲击与历史的选择使每次浪潮都非一成不变,相反都或则让象牙塔融进些现实风云,或则彻底地由卿卿我我、长吁短叹的现代主义诗人转成现实主义诗人。穆木天、王独清早年醉心于超验神思,呢喃于纯粹的形式,后经现实触动则开始诚服于现实功利,倾心于现实观照,写下许多批判黑暗现实、抒发爱国之情的诗篇;现代诗派诗人抗战爆发后也纷纷走出狭窄的“雨巷”与缠绵的“夏夜”,自觉结合个人命运与祖国前途,沟通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织就出《狱中题壁》、《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等明朗乐观的华章;现代诗派突破之作毕竟不多,所以40年代反映知识分子对人生思考,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题材的九叶诗派又应运而生;朦胧诗派承继了九叶诗寓大我于小我之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将个体怀疑痛苦、觉醒追求的心灵音响上升为时代情思的旋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向现实主义的趋拢、合流是其生命力得以伸展的必要保证,正是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气质与现代主义技巧的综合机制,才构筑起了诗坛“共态融汇,异质同构”的景象,使中国新诗得以丰富多彩地健康发展。第四,它那种立足现实,自觉结合传统与现代、横的借鉴与纵的继承的选择,实现了西方艺术的东方化与古典精神的现代化,保证了中国新诗向世界艺术潮流的汇入与个性的确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寻找中西融化的理想途径。象征诗派主张民族色彩与异国熏香并重,沟通中国的比兴与西方的象征理论,可惜夙愿悬而未偿;现代诗派在晚唐五代诗词的感伤迷离与后期象征主义的象征暗示间找到了契合点,确立了隽永的象征与亲切的纯诗风格;九叶诗熔古典派的凝炼、现代诗的自由、象征诗的比喻节制于一炉,借移植的“芦笛”吹奏沉雄的时代音响;后朦胧诗在综合古典与现代时过分向后者倾斜,已

释放出无数孤寂的精灵，好在向民族与传统的寻根压住了阵脚，使它未彻底跌倒。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这种选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启迪，在交流与联系意味着一切的现代，只有保持开放气度，才会得到汇入世界艺术潮流的“入场券”。第五，它以文学个人化奇观的铸造，为新诗输送了多种艺术模型，昭示了自身蓬勃光大的可能性，影响了同时代其他诗人诗派的艺术操作。李金发的怪诞、戴望舒的凄婉、何其芳的缠绵、穆旦的沉雄、杜运燮的机智、余光中的典雅、纪弦的诙谐、北岛的冷峭、舒婷的清柔、韩东的朴质，每朵花都获得了开放的权利。他们留下的具有丰富诗学价值与审美意义的文本，为人们设下了丰富的“借鉴场”。另外，它对如何处理个人与时代、传统与现代、先锋探索与读者接受等问题都进行了有效探索。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留给人们的启示实在太多。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果实是苦涩的，它最终也未抵达严格意义的现代主义艺术领域。对传统文学而言，它是崭新的；而对西方现代主义而言，它又具有“准”的性质，所以袁可嘉先生才十分科学地称之为“中国式的现代主义”。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生命又是坚韧的，它恰如地下的竹鞭，尽管地层的各种挤压使它的躯体布满了累累伤痕；但它的根须仍在拼命伸展，那累累伤痛也正是它不甘休歇的明证，那瘢痕既给人一种生命伟力的启迪，又预告着一个即将破土而出的春天。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这汪生命水，真是孱弱又奇绝。（原载《学习与探索》2001年2期）